

马克思 恩格斯
有关党的建设的书信选编

中央党校党建教研室

一九七九年九月

说 明

为了配合教学，我们选出了马克思恩格斯有关论述党的建设问题的书信七十余封，汇编成册，供同志们在学习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建党活动和建党思想时参考。

由于时间紧，水平低，对书信又缺乏研究，选编中难免有遗漏和不妥之处，欢迎批评，以便改进。

书信、注释和脚注均选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党建教研室

一九七九年九月

目 录

1846年

1. 马克思致比埃尔·约瑟夫·蒲鲁东（5月5日）……（1）
2. 恩格斯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10月23日）……（4）

1852年

3.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3月5日）（节选）……（10）

1853年

4. 恩格斯致约瑟夫·魏德迈（4月12日）（节选）……（13）

1859年

5. 马克思致恩格斯（5月18日）（节选）……（17）

1860年

6. 马克思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2月29日）……（18）

1864年

7. 马克思致恩格斯（11月4日）（节选）……（28）

1865年

8.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2月23日) (34)

1868年

9. 马克思致约翰·巴普提斯特·施韦泽 (10月13日) (40)

1869年

10. 马克思致恩格斯 (3月5日) (45)

1870年

11. 马克思致保尔·拉法格 (4月19日) (48)

1871年

12. 恩格斯致卡洛·卡菲埃罗 (7月1—3日) (55)

13.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波尔特 (11月23日) (61)

14. 恩格斯致保尔·拉法格 (12月30日) (69)

1872年

15. 恩格斯致卡洛·特尔察吉〔第二稿〕(1月14—15日) (73)

16. 恩格斯致泰奥多尔·库诺 (1月24日) (76)

17. 马克思致保尔·拉法格 (3月21日) (85)

18. 恩格斯致泰奥多尔·库诺 (7月5日) (93)

19.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9月21日)(节选) (96)

1873年

20.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波尔特（2月12日）.....（97）
21.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6月20日）.....（101）

1874年

22.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9月12—17日）.....（107）

1875年

23.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3月18—28日）.....（112）
24. 马克思致威廉·白拉克（5月5日）.....（120）
25. 恩格斯致威廉·白拉克（10月11日）.....（123）
26.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0月12日）.....（127）

1877年

27.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7月31日）.....（130）
28.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0月19日）.....（133）
29. 马克思致威廉·布洛斯（11月10日）.....（136）

1879年

30. 恩格斯致马克思（8月20日）.....（138）
31. 恩格斯致约翰·菲利浦·贝克尔（9月15日）.....（141）
32. 马克思和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威廉·李卜克内西、威廉·白拉克等人（通告信）（9月17—18日）.....（143）

33.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11月14日) (160)
34.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11月24日) (167)
35.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12月16日) (172)

1881年

36.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10月25日) (176)

1882年

37. 恩格斯致约翰·菲利浦·贝克尔 (2月10日) (184)
38.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10月20日) (188)
39.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10月28日) (192)
40.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11月28日) (195)

1883年

41.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3月1日) (201)
42.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3月14日) (203)
43.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3月14日) (205)
44.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3月15日) (节选) (206)

1884年

45.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3月24日) (207)
46.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6月5日) (208)
47. 恩格斯致约翰·菲利浦·贝克尔 (10月15日) (节选) (211)
48.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11月18日) (212)

1885年

49. 恩格斯致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4月23日).....(216)
50.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6月22—24日).....(220)

1886年

51.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1月29日).....(223)
52. 恩格斯致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
(12月28日).....(228)

1887年

53. 恩格斯致斐迪南·多梅拉·纽文胡斯(1月11日).....(232)
54. 恩格斯致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
(1月27日).....(234)

1889年

55. 恩格斯致保尔·拉法格(11月16日).....(237)
56.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12月7日)(节选).....(240)
57. 恩格斯致格尔桑·特利尔(12月18日).....(243)

1890年

58. 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8月5日).....(247)
59.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8月9日).....(252)
60.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8月10日).....(256)

1891年

61. 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 (2月11日) (259)
62. 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 (2月23日) (262)
63.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4月8日) (266)
64.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5月1—2日) (270)
65. 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 (9月28日) (279)
66.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10月24日) (283)

1892年

67. 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9月4日).....(287)
68. 恩格斯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12月14日).....(291)

1893年

69. 恩格斯致保尔·拉法格 (6月27日) (293)
70. 恩格斯致弗兰茨·梅林 (7月14日) (节选) (299)
71.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10月7日) (301)

1894年

72.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11月24日) (305)

1895年

73. 恩格斯致保尔·施土姆普弗 (1月3日) (308)

注 释 (310)

马克思致比埃尔·约瑟夫·蒲鲁东

巴 黎

1846年5月5日于布鲁塞尔

亲爱的蒲鲁东：

我自从离开巴黎以来，就常常想给您写信；但是，一些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的情况使我一直耽搁到现在。请您相信我，我没有写信的唯一原因，就是事务繁忙，同时由于搬家引起了一些麻烦等等。

现在我们就**直接来谈正事**！我和我的两个朋友，即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菲利浦·日果（他们两人都在布鲁塞尔）一起同德国的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建立了经常性的通讯活动，借以讨论学术问题，评述流行的著作，并进行社会主义宣传（在德国，人们可以用这种办法进行社会主义宣传）。〔1〕不过，我们这种通讯活动的主要目的，是要让德国的社会主义者同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者建立联系，使外国人经常了解德国不断发展的社会主义运动，并且向德国国内的德国人报道法国和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进展情况。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发现意见分歧，从而得以交流思想，进行无私的批评。这是**文字**形式的社会运动为了摆脱**民族**局限性而应当采取的一个步骤。而在行动的时刻，当然每个人都非常希望对外国情况了解得象本国情

况一样清楚。

除了德国国内的共产主义者以外，住在巴黎和伦敦的德国社会主义者也将参加我们的通讯活动。我们已经同英国建立了联系；至于法国，我们一致认为，我们在那里不可能找到比您更合适的通信人了。〔2〕您知道，到目前为止，英国人和德国人比您自己的同胞更看重您。

总之，您可以看到，问题只在于建立一种经常性的通讯活动，保证能够了解各国的社会运动，以便取得丰硕的、多方面的成果，而靠一个人的努力是永远也做不到这一点的。

如果您接受我们的建议，那末，不论寄给您的信件还是您寄给我们的信件，邮资全由我们这里支付。在德国进行的募捐本来就是为了支付通讯费的。

来信请寄本市博登布罗克街8号菲力浦·日果先生。从布鲁塞尔发出的信件也将由他署名。

这全部通讯活动您要绝对保守秘密，这是我无须再告诉您的；我们在德国的朋友们必须十分小心谨慎地行事，才不至于发生危险。

请马上给我们答复，并请相信我对您的非常真诚的友谊。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又及：我希望您提防一下巴黎的格律恩先生。他无非是一个文字冒险家，一个妄想利用现代思想从中取利的骗子手。他企图用傲慢和狂妄的词藻来掩盖自己的无知，但是**空话**连篇只不过使他自己成了笑柄。除此以外，这个人很**危险**。他靠着自己的厚颜无耻去同一些有名的作者结识，他就**滥用**这种关系，把这些人当作自己的垫脚石，从而使这些作者在德国读者的眼中丧失威信。他在他的一本

评论“法国社会主义者”的书^①里，就胆敢自称为蒲鲁东的老师（讲师——德国的一种学位），他妄称，他把德国科学最重要的原理传授给了蒲鲁东，并且对蒲鲁东的著作加以讥讽。您要留神这个寄生虫。以后我也许还会再次谈到这个家伙。

〔菲·日果的附笔〕

我愉快地借这一封信向您保证，同您这样一位杰出的人物建立联系，我是非常高兴的。等待回音。

仍然忠实于您的 菲力浦·日果

〔恩格斯的附笔〕

至于我，我只能表示希望，您，蒲鲁东先生，一定会接受我们向您提出的建议，并且乐于同意参加我们的活动。

您可以相信，您的著作使我对您怀着深切的敬意。

仍然忠实于您的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7卷第464—466页

① 卡·格律恩《法兰西和比利时的社会运动》。——编者注

恩格斯致布鲁塞尔 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

1846年10月23日于巴黎

致委员会的第三封信

关于这里的施特劳宾人^[3]的事情，没有多少可说的了。最主要的是，以前使我不得不和这些人斗争的各种争执问题现在都解决了；格律恩的主要支持者和门徒艾泽曼老爷子已经被赶跑，其余的人对群众的影响也完全扫清了，我提出的反对他们的议案获得了一致的通过。

事情的简单经过如下：

蒲鲁东的协作社计划争论了三个晚上，最初差不多所有的人都反对我，到最后只剩下艾泽曼和其余三个格律恩分子。我所要证明的主要就是暴力革命的必要性，同时证明：在蒲鲁东的万应灵药中找到了新生命力的格律恩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根本是反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和庸人的东西。最后，我因我的对手们老是重复同样的论据而发火了，并且直接攻击了这些施特劳宾人，这引起了格律恩分子的极大的愤怒，但是我借此迫使这位高贵的艾泽曼对

共产主义进行了**公开的攻击**。于是我就把他痛骂了一顿，使得他再也没有露面了。

我当时紧紧抓住了艾泽曼给我的把柄——对共产主义的攻击，尤其是因为格律恩在继续捣鬼，奔走于各个作坊之间，每个星期天都邀请人们到他家里去，如此等等，而在上面说过的那次会议以后的星期天**他自己**做了一桩天大的蠢事：当着八到十个施特劳宾人的面攻击了共产主义。因此，我宣布，在我继续参加讨论以前，必须先表决，我们在这里是不是以共产主义者的身分来集会的。如果是，那就必须注意不让象艾泽曼攻击共产主义那样的事情再度发生；如果不是，如果这里只是随便什么人在随便讨论某个问题，那我就不必和他们打交道，以后也不再来了。这使格律恩分子大为震惊，他们就辩解起来了，说他们是“为了人类的幸福”，为了自己弄清问题来这里集会的，他们都是进步的人，并不是片面的空谈家，等等，象这样正直的人无论如何是不能称为“随便什么人”的。此外，他们**首先想要知道**，共产主义究竟是什么（这些卑劣的家伙多年来都以共产主义者自命，自从格律恩和艾泽曼打着共产主义的招牌混到他们里面以后，他们仅仅因为害怕这两个人才放弃了这种称呼！）。我自然没有因为他们盛情地请求我用三言两语对他们这些无知的人说明共产主义是什么而弄得措手不及。我当时给他们下了一个最简单的定义，这个定义恰好涉及目前争论的各点，它用财产公有**排斥**了对资产者和施特劳宾人采取和解、温情和尊敬的态度，最后也**排斥**了蒲鲁东的股份公司及其所保留的私人**财产**以及与此有关的一切。此外，这个定义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他们作为借口来离题发挥和回避所提出的投票表决。这样，我把共产主义者的宗旨规定如下：

（1）维护同资产者利益相反的无产者的利益；（2）用消灭私有

制而代之以财产公有的手段来实现这一点；（3）除了进行暴力的民主的革命以外，不承认有实现这些目的的其他手段。

这个问题争论了两个晚上。到第二个晚上，三个格律恩分子中最好的一个觉察到大多数人的情绪，完全转到我这方面来了。其余两个老是自相矛盾，而自己却对此毫无觉察。有好几个还从来没有发过言的人突然开口讲话，宣布坚决拥护我。在这以前只有云格这样做过。这几个新人，虽然因为害怕得发抖而说不清，但是都说得非常好，看来他们具有相当健全的头脑。一句话，在表决的时候，以十三票对两票宣布集会是共产主义的，是遵守上述定义的。至于投反对票的那两个依然忠实的格律恩分子，其中的一个后来也宣称他有改邪归正的最大愿望。

这样终于清扫干净，现在可以尽可能地着手使这些小伙子做些工作了。格律恩过去曾经很容易地摆脱了债务，因为他的主要债主都是格律恩分子，都是他的主要追随者，而现在，他在大多数人心目中，甚至在他的一部分追随者的心目中，已经声誉扫地了；不管他怎样捣鬼和试探（例如，戴上帽子参加城门口的集会等等），他还是连同他的蒲鲁东的协作社一齐遭到了显然的失败。要是我不在这里的话，我们的朋友艾韦贝克肯定会服服贴贴地让自己陷进去的。

格律恩的手法多么狡诈啊！他不相信自己那伙人的思考能力，所以他总是向他们重复自己的谬论，直到他们能够背会为止。每次会议以后——自然，使这样一伙反对派哑口无言是再容易不过的事——遭到失败的整个这一帮人都跑到格律恩那里去，讲述我说过的话，当然全都加以歪曲，让格律恩把他们重新武装起来。当他们在此之后一张口说话的时候，只要刚说两个字，别人就总是能猜出整句话是什么了。当然，由于这种教唆，我不得不十分谨慎，凡是有

可能被格律恩先生用来重新粉饰他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一般性的东西，我对这伙人都根本不谈。尽管如此，这个坏蛋不久前还是在《科伦日报》上大肆歪曲利用了我给施特劳宾人就日内瓦革命〔4〕问题所讲的话，另方面他却在这里给他们灌输了**完全相反的东西**。他现在正在搞政治经济学，这个小子。

你们可能已看到了蒲鲁东著作①的广告。这书最近我将弄到手；这本书卖十五法郎，人们买不起，太贵了。

亲眼看到这场风波的上述那一伙人，是将近二十个木工。另外他们还只是在城门口同各色各样的人举行集会；他们除了一个歌咏俱乐部外，没有一个固定一点的组织，一般说来这部分地是正义者同盟〔5〕的残余。要是能够公开集会，我们光是木工就能够很快地达到一百多人。裁缝我只认识几个，都是常来参加木工集会的。关于锻冶工人和制革工人的情况，在整个巴黎都无法了解，没有人知道他们。

最近，克利盖作为正义者同盟的成员向“议事会”（中央总部）提出了他的报告。我当然看过了这封公函；但是这样做违背了誓约，为此要受到死刑、匕首、绞索和毒药的惩罚，所以你们不要写信告诉任何人。这封信同他对我们的抨击②所作的答复一样，证明我们的抨击对他有好处，现在他对尘世的事情比较关心了。他详细地叙述了他们所遭到的困难。这些在美国的施特劳宾人的历史的第一个时期充满了种种厄运——显然以克利盖为首，并且他以无比宽广的胸怀经管了财务。《论坛报》是赠送的，不是出售的，收入是靠自愿的赠款，一句话，他们是想重演使徒行传的三至六章，同时也遇到不少亚拿尼亚和撒非喇，结果弄得满身是债。第二个时期是

① 比·约·蒲鲁东《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反克利盖的通告》。——编者注

繁荣时期，克利盖这时成了一个普通“记录员”，财务的管理看来是转给了别的家伙。这时已不是靠人们慷慨的好心，而是靠舞迷的双腿，一般地还靠或多或少的非共产主义的来源；而且使他们感到惊奇的是，现在发现完全可以通过舞会、郊游等等筹得必要的款项，为了共产主义可以利用人们的卑劣行为。现在他们在金钱方面完全有保障了。在他们曾不得不加以克服的“种种障碍”当中，这个勇敢的特克伦堡人^①还历数了他们忍受过的、来自各方面的、“最后还有来自布鲁塞尔的‘共产主义’哲学家”的诽谤和猜疑。此外，他又对移民区发泄了一通陈腐的议论，并且把“魏特林兄弟”推荐给移民区（也就是推荐给他的最坚决的敌人），不过一般说来他主要谈论的是尘世中的事，尽管也有点甜蜜蜜的东西，尽管只是不时地哀叫博爱等等。

你们那里能收到《改革报》吗？如果你们看不到，请回信告诉我，只要上面载有什么特别的东西，我就向你们报告。四天以来，《改革报》一直在责难《国民报》，因为后者拒绝无条件赞同正在这里流传的要求选举改革的请愿书。《改革报》认为这样做完全是出于对梯也尔的效忠。不久以前，这里曾经有一个谣传，说巴斯蒂德和托马退出了《国民报》，马拉斯特成了孤家寡人，他和梯也尔结成了联盟。《国民报》加以否认。它的编辑部发生变动是确实无疑的，但是详细情况我不清楚。这家报纸一年来十分同情梯也尔，这是人所共知的。现在《改革报》正向《国民报》证明，它的这种同情是怎样使自己大丢其脸。——此外，最近《国民报》完全是出于反对《改革报》而做了几件蠢事，例如，完全出于恼恨而否认最

^① 克利盖。——编者注

初出现在《改革报》上的关于葡萄牙反革命事件^[6]的报道，一直到不能再否认为止，如此等等。《改革报》现在正十分吃力地要象《国民报》那样进行一场堂皇的论战，但是这一点它是办不到的。

写完这些以后，我又去到施特劳宾人那里，在那里查明了下面的情况：格律恩由于本事不大，伤害不了我什么，于是就让人在城门口告我的密。艾泽曼在城门口的公开集会上攻击共产主义，参加这种集会的有密探，会上自然没有人会反击他，否则就要冒被驱逐的危险；云格曾经十分愤怒地反击过他，不过我们昨天已经警告了云格。于是艾泽曼就把云格称作某个第三者（自然是指我）的传声筒，说这个第三者突然象一颗炸弹似的出现在这些人里面，说这个人很懂得怎样教会人们在城门口的集会上进行辩论，等等。总之，他在这里所说的事情，也就是他向警察所作的**不折不扣的告密**。而发生这种事情的那家店主，在一个月以前就说过：你们中间始终都有密探，同时警官有一次也来参加过集会。艾泽曼直截了当攻击云格是“革命者”。格律恩先生始终都在场，极力教唆艾泽曼该怎样说。这种行为真是卑劣得无以复加。据我所知，格律恩应该对艾泽曼所说的一切负全部责任。不过现在对这一点根本毫无办法。又不能在城门口的集会上攻击艾泽曼这个糊涂虫，因为这样做又等于把每星期的集会告了密，格律恩非常胆怯，不敢**亲自**以自己的名义干点什么。我们唯一能够做的事情就是告诉城门口的人们不要再讨论共产主义，因为这会使警察把整个集会看得很危险。

务请回信。

你们的 恩·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7卷第69—75页